

科技赋能艺术

赋予戏曲更丰富的音乐语言

朱绍玉

成功的设计,需要立足当代社会风潮,结合数字科技与现代设计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反复咀嚼、深入理解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纵横谈

核心阅读

戏以曲兴,如何融会贯通各种音乐元素、如何兼顾演员多样化的润腔方法、如何融洽器乐与声乐之间的关系、如何满足观众与时俱进的审美,需要每一个戏曲音乐工作者努力探寻。

审美不仅包含着对艺术的认知,还包括对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的判断。创新首先得分清楚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观众喜欢的、哪些是观众反感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文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把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在中国戏曲史上,每个时代都有新的表现手段丰富到戏曲艺术中来。戏曲至今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与它的音乐能够不断守正创新、适应当下息息相关。戏以曲兴,如何融会贯通各种音乐元素、如何兼顾演员多样化的润腔方法、如何融洽器乐与声乐之间的关系、如何满足观众与时俱进的审美,需要每一个戏曲音乐工作者努力探寻。

我从事戏曲创作50多年,为近200出戏创作过唱腔音乐,深知一出好戏背后音乐创作之艰辛。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追求,就是让自己写出来的唱腔曲调被老百姓喜欢,传之久远。

营造熟悉的陌生感 在剧种范式中破立显章法

守正创新,关键是要想清楚怎样守正,在哪里创新。

正在巡演的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是我作曲周期最长的一出戏,前后5年,几易其稿。

《李大钊》的题材,适用于广阔宏大的史诗性叙事方式,具有“史诗京剧”的艺术特质。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把《国际歌》的旋律嫁接、融合到京剧唱腔中。大家说,这是神来之笔。为什么用《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对于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对世界也有着重大影响。《国际歌》的灵活运用,赋予整出戏精神气质,使戏的音乐格调崇高起来。

戏曲的音乐创作要既大胆又谨慎。传统戏的唱词有自己的格式,多为七字句、十字句,如“昔日有三大贤”“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等。到了现代戏,有很多口语化的、非常短促的词,一句只有四五字,迫使我想了很多“音乐招数”去破解这些难题。但不管怎样,不能“破”了京剧的艺术本体,要让大家一听就是熟悉的京剧唱腔,最大化体现京剧的艺术魅力。

《李大钊》的第二场,表现李大钊与陈独秀坐在骡车上的一段老生对唱,我在创作中费了很多心血。这段唱腔,我用了一个“宽板”式的

“导板”——“抖丝缰,驾轻车,鞭儿响亮”。这是新的板腔模式,既吸收了“摇板”节奏紧拉慢唱的特点,又在“一板一眼”的节拍基础上,赋予了宽广舒展、铿锵有力的唱腔旋律,使之新颖独特,又不失鲜明的京剧风格。

李大钊入狱后,一段重要唱段运用了“反二黄”的成套唱腔,并加入了女声伴唱和重唱,使京剧老生唱腔与女声伴唱形成二声部,旋律大气悠扬,给人新鲜感,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李大钊的心境。这出戏的结尾,不在同一情境的李大钊和赵纫兰夫妻二人,在舞台上同时出现,隔空对唱,以“二黄原板”为基础,在唱腔后半段巧妙运用了昆曲,这种载歌载舞的形式和京剧“二黄”声腔形成强烈对比,充分展现出二人心心相印的深厚感情和伟大信仰的精神力量。

这些地方都是大胆创新,但都谨慎保持在剧种范式中。唱腔设计要分层次和比重,要旧里有新,破立显章法。《国际歌》的旋律与传统唱腔,共同营造熟悉的陌生感,很好地配合了观众的情绪变化。

声腔布局是第一前提 “一剧一格”要兼顾大众审美

剧种的发展,包含着唱腔的不断完善。一种声腔衰落,另一种声腔取而代之,但它并不是抛开传统凭空生长出来的。现在的京剧,包含着汉调、徽调、梆子、昆曲等多种声腔,经过长期融合才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艺术风格。

对于戏剧作曲,声腔布局是第一前提,如同建筑的“四梁八柱”,音乐节奏则给整出戏勾画

时,如果词是降的,词与曲就会矛盾。乔羽等老一代作词人,都严格地遵循这些基本美学原则。好的歌词,单看文本就很出色,搭配旋律后又高于文本。有一种观点认为,歌曲以音律为要,只要填的词能唱出来就可以。这当然没错,但还远远不够。能够传之久远、历久弥新的歌曲,一定是反映人性的善和美。文学追求、歌者表述和听众立场,相互之间并不矛盾。

近年来,国风音乐兴起,丰富了当代音乐的类型,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发挥想象力。音乐资源如此丰富,我们完全可以用和声体系,加上优美文字,创造出极具反差性或者融合性的作品。我听过国外作曲家很现代的和声将《茉莉花》演绎得绚烂无比,一听就是东方的音乐,

出情绪和感情外化的轮廓。

我们花很多精力排的新戏,作曲人以什么形式创新,能在有限的场次中让老戏迷过瘾,让年轻观众接受?古老的艺术,在这个高科技快节奏的时代,怎么让人们传唱?这都是我们要迎接的挑战。从《赤壁》《天下归心》《大宅门》,到《狼牙山》《下鲁城》《宋家姐妹》《党的女儿》……我为这么多戏作曲,能被大家记得的唱腔也就两三出。这充分说明,戏曲的唱腔需要观众检验。

电视剧的主题歌为什么能够流传?原因之一就是反复。比如《好汉歌》,因为电视剧《水浒传》流行起来,几十集的剧看完,歌也听了几十遍,旋律自然就走进了心里。1994年,我在创作京剧《夏王悲歌》时,就采用了一曲贯穿全剧的手法,借鉴分节歌,换词不换曲,曲调在剧中反复出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京剧《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保留了



①



②



③

歌剧精彩的唱词。阎肃的作词像散文诗一样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果仅用传统声腔就会显得陈旧。因此,我又一次尝试了一曲贯穿全剧的手法。

《党的女儿》以江西革命老区民歌中“哎呀嘞”这个带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曲调,作为主题旋律来创作开腔曲,用京胡“散板”引入独唱“小小杜鹃花(诶),花开漫山崖(嘞)”,之后的“小小杜鹃花,默默吐芳华,风雨压不倒,清香送天涯”则融合了京剧四平调与民歌旋律,清新质朴。“哎呀嘞”的曲调变化着贯穿副歌与合唱。还有七叔公唱“娟妹子你不要哭,爷爷给你把泪擦……娟妹子你不要哭,爷爷盼你快长大”,虽然是“二黄原板”,但借鉴了分节歌的形式,形成反复。

戏曲音乐必须创新,简单套用旧有程式是行不通的。作曲者的修养和审美非常关键。音乐创新可以引进多种音乐元素,作曲家必须深入生活、积累素材,就像建金字塔一样,要积累像塔基那么宽大扎实的内容,才能从中找出塔尖那么一点适用于创新的精华。

音乐创新还要注意兼顾大众审美。审美不仅包含着对艺术的认知,还包括对社会发展、时代精神的判断。创新首先得分清楚哪些是先进的、哪些是落后的,哪些是观众喜欢的、哪些是观众反感的。

戏曲音乐人才尤其关键 既要“一板一眼”,也要“南腔北调”

戏曲传承,音乐人才尤其关键。我国有300多个戏曲剧种,其区别首先在于唱腔。任何一个剧种,没有脍炙人口的唱腔,本子再好、做工再好,也不可能吸引人。但是,作曲家很容易被忽视。元、明、清留下了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白朴、汤显祖、孔尚任等剧作家的名剧,创造声腔的音乐家可考据的却不多。近百年,大量音乐人才投入戏曲音乐创作,但广为人知者寥寥。相对于演员、编剧、导演,戏曲音乐人应得到更多关注。

戏曲音乐来自民歌、说唱,因而直接搬用了“宫调”“套数”等,板腔体的出现,打破了曲牌联套框架,建立了新的戏剧性音乐体系,“以歌舞演故事”,进一步戏剧化。今天的戏曲音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曲家正主动将更多作曲技法移植运用到戏曲音乐之中。开场曲、幕间曲、结束曲的独立写作,使得剧目音乐富有层次。独唱、对唱、重唱、伴唱等传统戏曲中鲜见的演唱形式,为戏曲人物的情感表达提供了更多路径。主题曲贯穿、一曲多用等音乐发展手法,让剧目音乐的整体性得到加强。尤其是乐队的组合使用,使戏曲音乐中的器乐部分具有了营造环境、推动剧情、烘托气氛等表现功能。但这些都是初步的努力,还在继续发展和探索中。我们既要坚定地发展,又要审慎地克服盲目性;既要“一板一眼”,也要“南腔北调”。

作为一个戏曲音乐人,只有从每部作品的剧本立意出发,既保留京剧唱腔原有的韵味,又根据人物的特定环境和独特情感有意识地挖掘、寻找作品的特点、亮点,并由此赋予每部戏曲更丰富的音乐语言,才能创作出既有高品位又雅俗共赏的作品。

(作者为戏曲音乐家)

图①:京剧《李大钊》剧照。
图②:京剧《党的女儿》剧照。
图③:创作《天下归心》过程中,朱绍玉(左)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唱腔。
图片均由朱绍玉提供
版式设计:赵偲汝

好歌唱出我们心中所想

李健

但又不仅仅有东方风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中都会找到认同感。国风这种音乐类型,需要人们不断挖掘深度,需要创造性的探索。

如何更自如地实现外来音乐形式的本土化,也是今天流行音乐面临的课题。譬如说唱,有些方言说唱发展得不错,但普通话说唱还需要继续探索。创作者可以从我国民间文化中寻找灵感。口语化写作并不等于照搬口语,而是要经过独特连接,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关系。《古诗十九首》并不艰涩,每次读到都能触动我们的内心。为什么?因为它们用浅显的字词表达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流行音乐在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文学、美术在本质上是大致相似的,创作者求新求变的渴

望也是相通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很多经典都是当时的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经典,不断焕发自己的光彩和生命力,给一代代人以启发。我们今天的流行文化能出经典吗?这是对创作者和受众的双重考验。作为歌曲创作者,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坚守自己的阵地,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放弃对经典化的追求。

好歌因何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唱出我们心中所想。就像我在节目中最后一首歌所唱的,“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鱼儿只有回归大海,才会游得更加欢畅。流行音乐只有跟受众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生生不息”。

(作者为歌手,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大到飞天巡洋、高铁成网、乡村振兴、冬奥盛会,小到建筑空间、中式家居、杯盘茶具……设计艺术的持续参与,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出更大活力。

飞天揽月,纹以铭志。全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在核心组件布局及按键设计中借鉴了人机工效学设计方法,在配件装饰中融合了

飞天、祥云和凤凰的元素,将传统文化融入航天科技,彰显中国式浪漫。

飞跃古蜀,一眼千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三星堆奇幻之旅》,依托三星堆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和云端即时渲染技术,通过文物全景复原、游戏交互场景搭建、三维角色渲染等设计手法,打造出我国首个大型沉浸式数字交互空间。观众可以在多终端穿越回神秘古蜀国,化身考古队员探索遗址现场。往日的信息单向被动接收,转变为双向沉浸式娱乐体验,三星堆奇幻空间实现了传统电视的“破屏”和“破圈”。

这只是众多优秀作品中的两例。

设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表其所在”的传承活化,更在于“谋其将往”,带动多个产业的创新发展。

成功的设计,需要立足当代社会风潮,结合数字科技与现代设计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反复咀嚼、深入理解。这种种因素,使设计成为驱动文化资源传承活化的“加速器”。

从数字投影、虚拟影像等多媒体交互的故宫“画游千里江山”艺术展,到火遍全球的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设计拓宽了多媒体展陈与博物馆文创的渠道。从依靠人工智能生成的数字化“花窗”纹样,到刺绣、苗银非遗手工艺与品牌联名爆款营销,设计打开了传统手工艺跨界整合的新思路。从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的宁夏“云旅游”平台,到景区旅游产品设计、路线服务触点开发、线上线下即时联动,设计打造了文旅服务独具特色的体验。

文化自信的增强,带来了文化消费需求的高涨。在这样的机遇面前,艺术设计借助云端协同设计、群智设计等全新理念,成为助力多产业发展的“轻骑兵”,助推企业实现科技与文化结合,从市场需求挖掘、产品外观塑造、管理模式创新、品牌价值传播等维度,促进多个产业创新发展。

比如,融入了中国结元素的新一代国产C919飞机内饰,不仅对传统中国结做了时尚化的演绎,更是一次面向未来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提供定制化设计方案的成功尝试。创意源自“长信宫灯”的冬奥会火种灯,用方圆嵌套的造型搭配顶部回旋的红丝带,用2000年前的环保之灯照亮绿色冬奥。登上2021年央视春晚舞台的“拓荒牛”四足机器人,在奔腾向前中迈出时代奋进的步伐,也在寓意吉祥的装饰中彰显出科技美学的力量。设计成为打造产品颜值与感官品质的神兵利器,连接高科技与传统美学的坚实纽带。

设计艺术,为我们点亮了美好生活。放眼未来,设计学科仍需紧密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生活需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

设计艺术点亮美好生活

罗仕鉴

来自现场的声音

《声生不息·港乐季》是芒果TV、湖南卫视联合香港TVB,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特别企划的音乐献礼节目。回顾节目中一曲曲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音乐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星火,又承载着时代精神的风华。

究竟什么样的歌是好歌?什么样的词是好词?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今天很多人未必能全部认识《诗经》里的文字,但这不妨碍《诗经》与今天的人们心灵相通,因为其中许多篇目表达的是油然而生、纯粹美好的情感。歌词不论文学化还是口语化,写得好,都可以流传。关键是歌词跟旋律要匹配得当。填词人除了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对旋律也要通晓。填的词要跟旋律相协调,旋律上升

艺坛